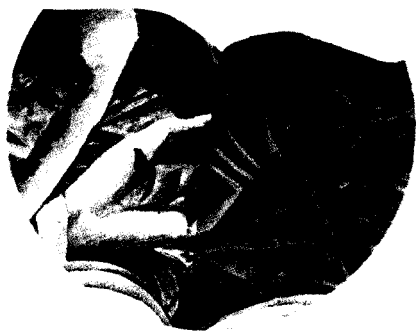


疯狂绿刺猬

彭懿 著

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彭懿,1958年出生于东北沈阳一个大学教师的家庭。小学五年级时开始尝试投稿。为了不让一封封冰冷的退稿信落入父母手中,常常一人站在滴雪成冰的寒风里,等着邮差的到来……

1982年冬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昆虫专业,曾任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导演、《童话报》编辑。1988年自费赴日留学,1991年考入东京学艺大学研究生院,专攻西方现代幻想文学。

1994年获教育学硕士学位。同年夏归国,现为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《巨人》编辑部编辑。

著有《矮星人核潜艇》、《太阳系警察》、《爸爸的秘密摄像机》等童话集及儿童中篇小说十六部,多次获奖,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1996年1月作家出版社推出了他创作的中国首部长篇幽灵小说《与幽灵擦肩而过》,博得巨大反响。



彭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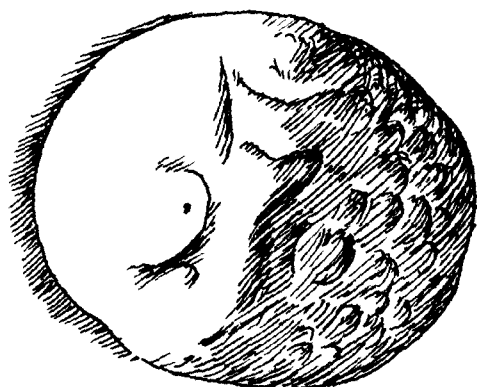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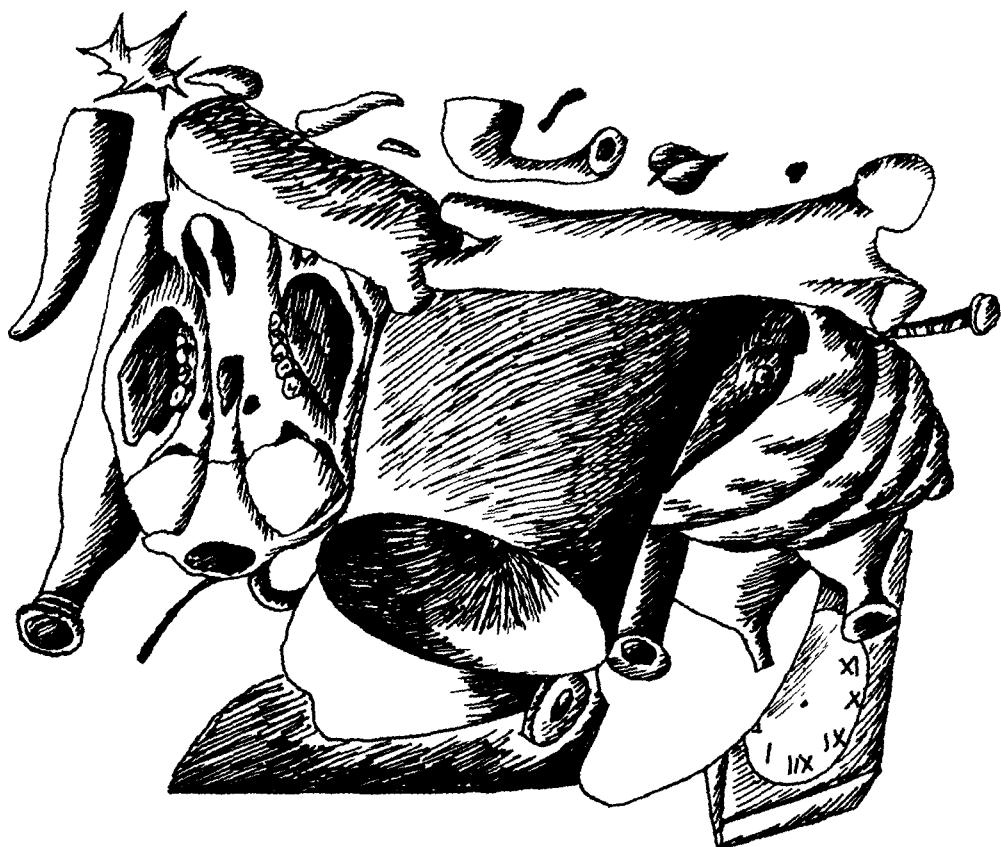
内容提要

这是一部充满浓郁幻想色彩的长篇童话。

残阳下，在一片废墟里，一个名叫夏赢的少年同一群恶少进行着搏斗。当他血流满面地扑向恶少时，从一堆残垣断壁中发出一声呼叫。恶少被一个生满荆棘的绿茸茸的圆球扑倒……这是一只被外星人误抛到地球上的疯狂的绿刺猬。可怕的事情发生了，一个又一个孩子变成了绿刺猬，它们白天藏在废墟里，晚上出来行凶作恶……绿刺猬还有一个更大的阴谋：它要把所有的孩子都变成疯狂的绿刺猬！于是，夏赢以及少年们与外星怪物之间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……

这部堪称典型的 Fantasy(幻想)式的作品，摒弃了一般童话的传统结构，情节细腻真实，在现实中写幻想，在幻想中写现实，极具创意，同时，作品飘逸着一种凄美的阳刚之气，意境深邃，尤其字里行间渗透出来的那种淡淡的恐怖、扑朔迷离的氛围，更是叫人欲罢不能。







目 录

序	绿刺猬	1
第 1 章	黄昏下的搏斗	7
第 2 章	白蜥蜴	22
第 3 章	绿西瓜绿西瓜	37
第 4 章	初一(3)班大诱拐	52

第 5 章	有人敲窗	66
第 6 章	复活的宇宙神	79
第 7 章	拔牙	95
第 8 章	末日的绿色酒鬼	109
尾 声	请拨绿刺猬热线 888	122

序 绿 刺 猬

你听说过**鲋鲚蛟鲟鳇鲢鲤**这个词儿吗？

闻所未闻。

当然，你绝对不可能听到过——因为这是**鲨鱼骨刺星**的语言。即便是**鲨鱼骨刺星**上的人，从他奶奶生下他的那天起（请你不要皱眉头，别以为我信口开河，我不是童话作家，疯子似的童话作家才满口胡言哪。我是国际重罪法庭的一名记录员，出于职业习惯，白纸黑字，连一个字也不会夸张。你想呀，假如哪怕是只有一次，我要记错了一个单词，比方说把判决书上的释放写成了绞刑，一个无辜的公民就会走上断头台。那样的话，那个倒霉蛋儿的愤怒的家属们还不把我捣成肉酱，装到五百克的狗肉罐头里，摆到超级市场的货架上面去出售！），到死为止，顶多也就听到过三遍**鲋鲚蛟鲟鳇鲢鲤**，绝对绝对不超过四遍。

鲋鲚蛟鲟鳇鲢鲤，是**鲨鱼骨刺星**语汇中最恐怖的一个单词。

比鬼、幽灵以及恶魔这些词汇至少要毛骨悚然一万

倍。当然，这是对鲨鱼骨刺星人而言。妈妈只消喊一声**鲎鲚**……再哭再闹的孩子立刻就会停止哭泣；遇上需要截肢的患者，麻醉师在他耳朵边上嘀咕一遍**鲎鲚蛟鲟**……你就是把他的另外一条好腿锯断，他也不会醒过来；一个月前，监狱犯人大暴动，五千名杀人犯死死地掐住了警长的脖子要夺大门钥匙，警长从鼻子孔里哼叽了一句**鲎鲚蛟鲟鳊鲢鲤**，“哗啦啦——”所有的犯人全都直挺挺地昏倒在地上了。

可是，**鲎鲚蛟鲟鳊鲢鲤**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

翻译过来，就是“先天性不良少年绿刺猬族”。

你相信也好，不相信也好，事实上，鲨鱼骨刺星99.99999999%的公民的确都是一个名叫**鱼肝油奶奶**的女人生的。科学地说，是烧烤出来的。

鲨鱼骨刺星的女人们，不愿意像一只大肚子青蛙似的“十月怀胎”，想要孩子了，只要一个定货电话，鱼肝油奶奶的**鱼子酱分娩工作室**二十四小时之内就会送货上门。生产一个孩子，并不比烧烤一只面包复杂——定货的电话铃一响，奶奶就会拿根竹杆走到栗子树下，一边自言自语地说“唔，这只好像是熟透啦”，一边捅下一只栗子来。这时候的栗子，外面还包裹着一层厚厚的绿皮，长满了刺，像头小小的绿刺猬。她的助手们小心翼翼地把它捡起来，涂上新鲜的牛奶，送进烤箱。五分钟后掰开滚烫的栗子壳，一个小生命就呱呱坠地了。一般的情况下，**鱼子酱分娩工作室**的日产量是七十到八十名婴儿。圣诞节前

定货剧增，最高的一天竟创下了日产七百八十九名婴儿的历史记录。

不过，到了手忙脚乱的时候，鱼肝油奶奶也偶尔会出差错——老眼昏花，一走神，把一只半生不熟的毛栗子给打下来的事情也是常有的。

当然了，这种概率极小，大约在 0.01% 左右。也就是生产出来的一万个孩子中，只有一个是劣质产品。尽管微乎其微，又在国家安全质量检验暂行标准的允许范围之内，但对鲨鱼骨刺星的打击却是致命的。

这种栗子，你就是烧上一天零一夜，也掰不开它的硬壳。然而它却又是一个生命体，它比最绿的西瓜还要绿。碰到这种时候，鱼肝油奶奶的额头上就会又多了一道皱纹，转过身对自己的助手吩咐说：“作孽呀，又多了一头绿刺猬。把它给扔掉吧。”它圆滚滚的，瞪着一对小眼睛，只会龇牙咧嘴地滚来滚去，就像是一股飓风，来无影去无踪。这样的不合格产品，当然不能以次充好出售给顾客啦。晚上闭店，一只黑色的塑料袋就会被丢到垃圾桶里。

夜深人静，绿刺猬就会咬破塑料袋，逃到大街上。一到十二点，它的同类——原来匿藏在下水道里的绿刺猬们就纷纷出笼了。它们结成浩浩荡荡的绿刺猬军团，高唱军歌**鲋鲚蛟鲟鳗鲢鲤**，在鲨鱼骨刺星上横冲直撞。

没人能阻拦得住它们。它们撞毁汽车，把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撞出一个个圆窟窿。有一次，它们一窝蜂似的冲进一座博物馆，狂呼乱叫，硬是把一具在古墓里躺了五千

年的木乃伊吓得“哇”的一声坐起来，爬出四百多米远。还有一次，它们甚至大兵压境，摧毁了一道拦河大坝，结果造成洪水泛滥，鲨鱼骨刺星的一大半国土在水里泡了整整八百年。好不容易熬到大水退潮了，人却退化了，沙滩上留下了一群又一群长着鱼尾巴的人。

这群绿刺猬实在是让人闻风丧胆。

连警察也是束手无策。

几次大围剿，倒是把躲在阴沟里的绿刺猬来了一个一网打尽。逮捕绿刺猬，一点也不费劲儿，就像摘苹果一样简单。它们昼伏夜行，白天全都缩成一团，倒挂在墙壁上“呼噜呼噜”睡大觉。警察们只要把一只只带刺的青苹果从墙上摘下来，扔进大箩筐里就行了。问题是，没有任何一座监狱能够关得住它们。白天抓进去，晚上它们就会顺着排水孔或是通风口溜回到老巢去！你总不能把绿刺猬像核废料那样埋到地下二百米深的地方去吧，它们会以虐待囚犯的罪名控告你！

焦头烂额的鲨鱼骨刺星人，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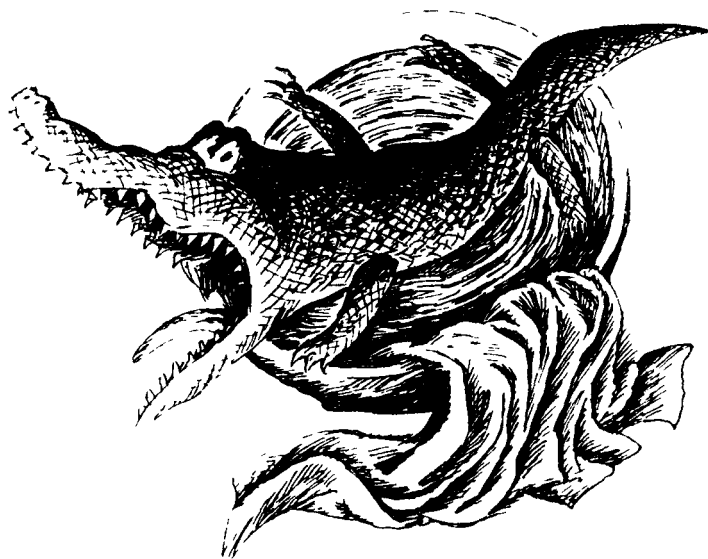
把捕获的绿刺猬驱逐出境，流放到其他的星球上去。

于是，在鲨鱼骨刺星的黄昏时分，就常常会有一片墨绿色的流星雨划过天空。每当这个时候，躺在那棵栗子树下乘凉的鱼肝油奶奶就会长长地舒口气，脸上的皱纹就会又少了一道：“啊，再见，我可怜的孩子。”第二天，她会烧烤出不是 0.01% 个绿刺猬，而是 10%、甚至 20% 的绿刺猬。一头绿刺猬就是一道皱纹，她要让脸上的皱纹全部

消失！

根据环境公约第三十九项四十六条的规定，倾倒垃圾或是流放囚犯，必须选择没有任何智慧生物生存的星球。可是，有一天——你知道，事情往往就坏在这突如其来的有一天上——鲨鱼骨刺星人的一个计算错误，一头本该投掷到火星上去的绿刺猬，却丢到了地球上。

那天早上，我正在给我心爱的一条名叫默哈默德·安琪儿的小鳄鱼洗澡的时候，突然，我从窗口看到，天上飘下来一顶白色的降落伞，下面还坠着一个绿色的圆球……这时，我手中的小鳄鱼蓦地朝后倒去，我只听到它嘴



里冒出一句**鲋鲋鲋鲋鲋鲋鲋**，也就跟着它一起栽到了浴缸里。

那是我第一次听到**鲋鲋鲋鲋鲋鲋鲋**。

我是在夏天的一个闷热无风的早晨昏过去的，醒来时，浴缸里已结满了厚厚的冰渣。这期间，好端端的一座城市，被一头绿刺猬闹得天翻地覆……这都是后来，我坐在火炉边上，我的小孙子亲口讲给我听的。

第 1 章 黄昏下的搏斗

夏瀛疯狂地逃进这片瓦砾堆的时候，正是残阳如血的黄昏。

雨点般的石头从他身后掷来。

一块菱形的碎石击中了夏瀛。他的额角渗出一滴殷红的鲜血，他只是踉跄了一下，忍住疼，头也不回地钻进残垣断壁之中。这是一片已经被推土机推倒的废墟，像是最后的一座孤岛，被四周一群摩天高楼死死地扼住了喉咙。它过去曾是一片喧闹的、三十年代遗留下来的老街，半年前“批租”给了韩国人。怪谲的是，从它夷为平地的那一天起，颓墙瓦砾上就总是笼罩着一层阴森森的雾霭，经久不散。老一辈的人泪花盈盈地说：祖宗的鬼魂们舍不得离开这片土地呵。

刚下过雨，脚下沼泽地样的泥泞。

夏瀛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狼狈地逃窜过。

脑后又是一声凄厉的尖啸，他收拢脚，一个鱼跃扑到了水洼里。一块红砖紧擦着头皮飞过，砸在一扇坍塌的窗上，“哗啦啦”，碎玻璃的齑粉在暮色中如雨落下。他双膝

一撑，挣扎着从泥浆中爬了起来。

他惊恐地扭过头颅，屈辱地攥紧了拳头。这时，他发现自己的手心里还捏着那把车钥匙。

尽管血水和泥浆模糊了他的视线，他还是看到——
蒿草那边，伫立在一抹斜阳中的三头野兽。

残忍的尼加拉瓜黑蚁和他的两个喽罗——三名未满十二岁的少年。至少在这短短的一瞬间，他们完全丧失了人性，一种人类最原始的凶残在这几个劣种身上凸现得是那么淋漓尽致。这个夏日萧瑟的傍晚，污血般的夕阳里，他们杀气腾腾地逼来，那眼神让人战栗。

校园暴力，在这座沿海大都市里日益蔓延，已经猖獗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。然而，由于它作案手法具有隐蔽性，取证困难，加上遭受凌辱毒打的孩子多半对家长隐瞒实情，以至于愈演愈烈，成为一种难以根治的毒瘤。就在五个星期之前，南市警方捣毁了一恶少团伙。六个年仅十六七岁的少年，公然在校门口敲诈勒索，收取“保护费”，俨然一副黑社会地头蛇的架式。1994年10月到1995年3月的短短五个月里，遭到他们抢劫毒打的孩子竟有数十人之多。更加触目惊心的，不是这种能够绳之以法的集团暴力行为，而是一种躲藏在暗处、无法用法律惩罚的发生在少年之间的欺侮——校园暴力。它正在演变成国际性的通病，日趋严重。它将长期存在，留给孩子们一块块终生难以治愈的创伤。

“夏赢，你逃不掉啦！”

邪恶少年的喉咙里迸裂出鬼一样的嘶叫。

一阵欢呼，他们发现了夏瀛那辆翻倒在一堵残墙边上的山地车。尼加拉瓜黑蚁带头从墙上跃下，他知道夏瀛就趴在不远的地方窥视着他们，他要好好羞辱羞辱这个竟敢让他当众出丑的转校生。他解开裤带，“哗——”的一声，把一泼又臊又膻的尿浇到了自行车上。他一边炫耀般地抖动着手里的东西，一边声嘶力竭地高声嚷道：“喂，哮喘病！你的山地车没油啦，我给你加一瓶可口可乐……”

狂笑声中，夹杂着另外两个恶少的小便声。

“我再加一罐雪碧！”

“哈哈。看看我的吧，六十度的正宗二锅头烧酒。哈哈……”

薄暮的这一头，脸色惨白的夏瀛咬破了嘴唇。干涸的血不再流淌，一道黑漆漆的血痕挂在唇边。他的喉管里发出一阵嘶嘶的怪响，遽然间，呼吸道平滑肌开始痉挛，他上气不接下气地气喘起来……已经整整一个夏季没有犯病了！他把头埋在一蓬蒲公英里，双手痛苦地抠进了两边的淤泥之中。

他的眼在喷火。

如果手里攥着一副弹弓，不，一杆双筒猎枪的话，他就会轰隆一声，把他们三个人的鸟蛋像气球似的击得粉碎！

夏瀛是四个星期以前，随父母一起从新疆回到上海